

文房四譜



20153

文房四譜

蘇易簡輯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文房四譜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二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十萬卷樓
叢書皆收有此書學海在前故據以排印案
學海本偶有譌文錯簡如卷五酈道元注水
經條「藏冰及石」下敍「墨焉石墨可書」六
字又自同條小字注「又見陸雲與兄書云」
以下至韋仲將墨法條「并益墨色」句爲止
一葉自「可下去黃雞子白五枚」句以下至
江南夥歛之地有李廷珪墨尤佳條「不耗
一二分」句爲止一葉兩葉前後顛倒遂不
可讀今皆據十萬本校正

文房四譜序

聖人之道，天地之務，充格上下，繇亘古今，究之無倪，酌之不竭。是以君子學然後知不足也。然則士之處世，名既成，身既泰，猶復孜孜于討論者，蓋亦鮮矣。昔魏武帝獨嘆于袁伯業，今復見於武功蘇君矣。君始以世家文行，貢名春官，天子臨軒考第，首冠羣彥，出入數載，翔翥青雲，綵衣朱紱，光暎里閈，其美至矣。而其學益勤，不矜老成，以此爲樂，退食之室，圖書在焉，筆硯紙墨，餘無長物，以爲此四者爲學所資，不可斯須而闕者也。由是討其根源，紀其故實，參以古今之變，繼之賦頌之作，各從其類次而譜之，有條不紊，既精且博，士有能精此四者，載籍其焉往哉？愚亦好學者也，覽此書而珍之，故爲文冠篇，以示來者。東海徐鉉。

文房四譜後序

班志有言曰。小說家流千三百八十篇。蓋出乎稗官道途之說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苟致遠而不泥。庶亦幾于道也。矧善其事者必利其器。尋其波者必討其源。吾見其決洩古先之道。發揚翰墨之精。莫不由是四者方傳之無窮乎。苟闕其一。雖敏妙之士如廉頗。不能將楚人也。嘗觀茶經、竹譜。尙言始未成一家之說。況世爲儒者。焉能無述哉。因閱書祕府。遂檢尋前志。并耳目所及。交知所載者。集成此譜。聞之通識者。識者亦曰可。故不能棄其冠序。則有騎省徐公述焉。敢以胸臆之志。復書于卷末云。時皇宋龍集丙戌。雍熙紀號之三載九月日。翰林學士蘇易簡書。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時出其家藏抄本。屬校謬誤。殆不可讀。讎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五首。不見於他類書徵引者。槩從闕如。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夢華何君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從之借校。今春夢華何君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鑑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敍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計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特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勘對疑似之本。相去又何如也。拙經老人黃廷鑑識。

文房四譜卷一

宋 武功蘇易簡 太簡輯

筆譜上附筆格

一之敍事

三之筆勢

一之敍事

二之造

四之雜說

上古結繩而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依類象形。始謂之文。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楊雄曰。孰有書不由筆。苟非書。則天地之心。形聲之發。又何由而出哉。是故知筆有大功于世也。釋名曰。筆述也。謂述事而言之。又成公綏曰。筆者。畢也。謂能畢具萬物之形。而序自然之情也。又墨數云。筆者意也。意到卽筆到焉。又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又許慎說文云。楚謂之聿。聿字從聿。又聿音女涉反。聿者手之捷巧也。故從又從巾。秦謂之筆。從聿竹。郭璞云。蜀人謂筆爲不律。雖曰蒙恬製筆。而周公作爾雅。授成王而已。云簡謂之札。不律謂之筆。或謂之點。又尙書中候云。元龜負圖出周公授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詩云。靜女其娈。貽我彤管。又夫子絕筆于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古筆其來久矣。又慮古之筆。不論以竹以毛。以木但能染墨成字。卽呼之爲筆也。昔蒙恬之作。

秦筆也。柘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皮爲被。所謂蒼毫。非以兔毫竹管也。見崔豹古今注。秦之時。并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獨稱于時。又史記云。始皇令恬與太子扶蘇築長城。恬取中山兔毫造筆。令判案也。

西京雜記云。漢製天子筆以錯寶爲跗。晉夫毛皆以秋兔之毫。官師路屬爲之。又以雜寶爲匣。廁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又漢書云。尚書令僕射丞相郎官月給大筆一雙。篆題云。北宮工作。

又傳元云。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豈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

王子年拾遺記云。張華造一作進博物志成。晉武賜麟角筆管。此遼西國所獻也。

孝經援神契云。孔子制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簪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

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乎。崔豹古今注云。今士大夫簪筆佩劍。言文武之道備也。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吳中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皋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元墨爲稼穡。以義

理爲豐年。出劉氏小說。又出語林。

文士傳云成公綏口不能談而有劇問以筆答之見其深智。

吳闢澤爲人傭書以供紙筆。

世說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又云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

魏曹公聞吳與劉先主荊州方書不覺筆墜地何晏亦同司馬宣王欲誅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卿名晏驚失筆于地

晉王珣字元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人問云君當有大手筆後孝武哀策謚文皆珣所草又云是王東亭

漢書張安世持橐簪筆事孝武數十年以備顧問可謂忠謹矣

梁書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
梁鄭灼家貧好學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必削而用之

隋劉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從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敢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柳公權爲司封員外穆宗問曰筆何者書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心正則書正上改容知其筆諫

景龍文館集云中宗令諸學士入甘露殿其北壁列書架架上之書學士等略見有新序說苑鹽鐵潛夫等論架前有銀硯一碧鏤牙管十銀函盛紙數十種

楊子法言云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

論衡曰智能之人須三寸之管一尺之筆然後能自通也

曹袁字叔通嘗慕叔孫通爲漢朝儀

夜則沈思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當其念至忽忘所之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臣爲君謗謗之臣墨筆執牘從

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

司馬相如作文把筆齧之似魚含毫

陸士衡文賦云或含毫而邈然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記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播于江表

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漆筆四枝銅博山筆牀副焉

歐陽通詢之子善書瘦怯于父常自矜能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烟爲墨末以麝

香紙必須用緊薄白滑者乃書之蓋自重也

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自筆捶之始也

史記相如爲天子遊獵之賦賦成武帝許尚書給其筆札

又漢獻帝令荀悅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其筆札

江淹夢得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有人稱郭璞取之。

君子有三端。其一曰文士之筆端。

漢班超常爲官傭書。久勞苦。乃投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焉能久事筆硯。

陸雲與兄士衡書曰。君苗每當見兄文思。欲焚筆硯。

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曰。此何官也。辛毗對曰。御史簪筆書過。以記陛下不依古法者。今者直備官眊筆耳。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必置筆硯。十稔方成。

薛宣令人納薪以炙筆硯。

又魚豢魏略曰。顏斐字文林。爲河東太守。課人輸租。車便置薪兩束。爲寒炙筆硯。風化大行。
禡衡爲鸚鵡賦于黃射座上。相之筆不停綴。又阮璠援筆草檄立成。曹公索筆求改。卒無下筆處。

楊雄每天上下計孝廉會。卽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

見墨譜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投巫于水。復投三老。乃簪筆磬折向河而立。以待良久。

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赤管言以赤心記事也。

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寫書。姬曰。妾聞男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維命。于是繕寫送之。文無遺誤。

王粲才高辨論應機屬文舉筆便成鍾繇王朗名爲魏卿相至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

袁子正書云尚書以六百石爲名佩契刀囊執版右簪筆焉。

僧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自後瘞之目爲退筆冢見筆勢中

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其一辭

薛宣爲陳留下至財用筆硯皆爲設方略利用必令省費也。

王充好理實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

謝承後漢書云楊璇字璣平平零陵賊爲荊州刺史趙凱橫奏檻車徵之仍奪其筆硯乃齧臂出血以簿中白毛筆染血以書帛上具陳破賊之形勢及言爲凱所誣以付子弟詣闕詔原之。

王隱晉書陳壽卒洛陽令張泓遺吏齋紙筆就壽門下寫三國志。

謝莊傳云時宋世宗出行夜還勅開門莊居守曰伏須神筆乃敢開門。

王僧虔傳云齊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孔稚圭上表曰聖照元覽斷自天筆。

庾廣字幼簡侍中袁象雅慕之贈鹿角書格蚌硯象牙筆管。

陶宏景字彥通年四五歲常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遂爲善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每居常以廉潔著稱爲晉陵太守雖牙管一雙猶以爲費

太公陰謀筆之書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與梁相復惠善墨良筆下工所無重惟大恩厚施期于終始工一作士

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縉紳之士者縉笏而垂紳帶也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

其遺像

禮云史載筆士載言注云謂從于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

典略云路粹字文蔚少學于蔡邕爲丞相軍謀祭酒曹操令枉狀奏孔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

二之造

韋仲將筆墨方先于髮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訖各別用梳掌痛正毫齊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裹青羊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卷令極固痛頽訖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裹筆中心名爲筆柱或曰墨池承墨復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齊亦使平均痛頽內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筆之要也

王羲之筆經曰廣志會獻云諸郡獻兔毫出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世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意謂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肥則毫長而銳此則良筆也凡作筆須用秋兔

秋兔者仲秋取毫也。所以然者孟秋去夏近則其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則其毫肥而禿。惟八月寒暑調和毫乃中用。其夾脊上有兩行毛此毫尤佳。脅際扶疏乃其次耳。採毫竟以紙裹石灰汁微火上煮令薄沸所以去其膩也。先用人髮抄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長而勁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齊平以麻紙裹柱根令治體實得水不服。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然後安之。惟須精擇去其倒毛毛杪合鋒令長九分管修二握須圓正方可。後世人或爲削管或筆輕重不同所以筆多偏握者以一邊偏重故也。自不留心加意無以詳其至。此筆成合蒸之令熟三斗米飯須以繩穿管縣之水器上一宿然後可用。世傳鍾繇張芝皆用鼠鬚筆。鋒端勁強有銳鋒。余未之信。夫秋兔爲用從心任手。鼠鬚甚難得且爲用未必能佳。蓋好事者之說耳。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躡矣。近有人以綠沈漆管及鍍管見遺錄之多年斯亦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爲貴也。余嘗自爲筆甚可用謝安石庾稚恭每就我求之斬而不與。

博物志云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以取爲筆。嶺外尤少。兔人多以雜雉毛作筆亦妙。故嶺外人書札多體弱。然其筆亦利。其云至水乾墨緊之後。鬚然如蠶焉。所以嶺表記云。嶺外既無兔有郡牧得兔毫令匠人作之。匠者醉因失之惶懼乃以己鬚製上甚善詰之工以實對。郡牧乃令一戶必輸人鬚或不能逮輒責其直。

宣城之筆雖管答至妙而佳者亦少。大約供進或達察爲之則稍工。又或以鹿之細毛爲之者。故晉王隱

筆銘云。豈其作筆必兔之毫。調利難秃。亦有鹿毛。蓋江表亦少兔也。往往商賈齎其皮南渡以取利。今

江南民間使者則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爲筆者。往往亦不下兔毫也。

今之飛白書者多以竹筆尤不佳。宜用相思樹皮。焚其末而漆其柄。可隨字大小作五七枚妙。往往一筆書一字滿一八尺屏風者。

墨藪云。王逸少筆勢圖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毫。八九月收之。取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妙。今之小學者言筆有四句訣也。心柱硬。覆毛薄。尖似錐。齊似鑿。歐陽通自重其書。必以象牙犀角爲管。狸毛爲心。覆以秋毫。見敘事中

蜀中出石鼠毛可以爲筆。其名駿。

秦蒙恬爲筆以狐狸毛爲心。兔毫爲副。

見博物志

李陽冰筆法訣云。夫筆大小硬軟長短或紙絹心散卓等。卽各從人所好用作之法。匠須良哲。物料精詳。入墨之時。則毫副諸毛。勿令斜曲。每因用了。則洗濯收藏。惟己自持。勿傳他手。至于時展其書。興來不過百字。更有執捉之勢。用筆緊慢。卽出于當人至理確定矣。

今有以金銀爲泥書佛道書者。其筆毫纔可數百莖。濡金泥之後。則鋒重澀而有力也。淮南王畢萬術曰。取桐燭與柏木及蠟俱內箑中。百日以爲筆。書酒自分矣。

三之筆勢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夫四譜之作。其用者在于書而已矣。故筆勢一篇附之。

真誥曰。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飛篆之跡。以爲彌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真從易。配別分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又真誥曰。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效。鄙惜筆法力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

據書學楊而字體勁利。

又云。八會。文章之祖也。夫書通用墨者何。蓋文章屬陰。自陰顯于陽也。

又云。神仙之書。乃靈筆真手也。

時人咸云。兔毫無優劣。筆手有巧拙。

王羲之筆勢論云。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著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漬慢澀。點筆之法。只可豆許。大溼不宜。大點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卽不緊。堅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立。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立。堅傍則曲也。輕健妙真書之法也。草行之法。卽任意也。

又云。初學書時。不得盡其形勢。先想成字。意在筆前。一偏正。其手腳。二偏。須得形勢。三偏。須少似本。四偏加其潤。五偏。加其洩。拔須俟筆滑。不得計其偏數。又云。手穩爲本。分閒布白。上下齊平。得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放之令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

又書法云。點之法。如大石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瓜子。或如科斗。落手之法。義義若長松之倚溪。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